

蒙塔巴诺警长
探案系列



悲伤的小提琴

[意大利]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新华出版社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悲伤的小提琴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LA VOCE DEL VIOLINO

Andrea Camilleri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伤的小提琴 /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著; 张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2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ISBN 978-7-5166-3713-5

I. ①悲…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9454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2574

La voce del violino by Andrea Camilleri
Copyright © 1997 by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悲伤的小提琴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高映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185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713-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 ◎ 水的形状
- ◎ 偷零食的贼
- ◎ 悲伤的小提琴
- ◎ 丁达利之旅
- ◎ 夜的味道
- ◎ 变色海岸线
- ◎ 蜘蛛的耐心
- ◎ 纸月亮
- ◎ 八月炙热
- ◎ 天蛾之翼
- ◎ 沙子跑道
- ◎ 陶工之地

萨尔沃·蒙塔巴诺警长打开卧室百叶窗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今天将是他倒霉的一天。现在还是凌晨，距离日出至少还有一个小时，但天已经蒙蒙亮，足以看清乌云密布的天空。越过海滩的灯光带，远处的大海看上去就像一条哈巴狗。清冷的海风在海上掀起一朵朵碎浪，不断拍打着海滩，海面上由此泛起了羽毛般的泡沫。每当这个时候，蒙塔巴诺就会把大海看成一条披着丝绸的小哈巴狗，吠叫着，一口一口地啃着自己的小腿。他的心情顿时黯淡了下来，尤其是想到上午还要去参加葬礼，心里就更加不爽了。



前一天晚上，他在冰箱里发现了保姆阿德莉娜做的新鲜鳀鱼，他自己又用柠檬汁、橄榄油和新鲜的黑胡椒稍稍加工了一下，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正当他细细品味美食之时，电话铃声响了。

“喂？长官？是您在接电话吗？”

“确实是我，坎塔。你可以继续说了。”

坎塔雷拉在警局负责接电话的工作，大家错误地认为只有这项工作稍微适合他，以为这样他带来的麻烦会相对少一些。但几

次和他的通话都让自己格外恼火，蒙塔巴诺这才意识到，和他谈话时，尽量减少废话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和他一样的说话方式。

“长官，不好意思哦，打扰您了。”

噢喔，他为他无意的打扰感到抱歉。蒙塔巴诺竖起耳朵听着，因为每当坎塔雷拉说话比较正式隆重的时候，往往都表明他有大事要向他汇报了。

“说重点，坎塔。”

“长官，三天前有人打来电话找您，说想和您当面谈谈。但那个时候您不在，我也就忘了告诉您了。”

“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从佛罗里达打来的，长官。”

听了这话，蒙塔巴诺是真的慌了，一瞬间，他仿佛看到自己穿着一件运动衫和美国缉毒机构共同调查一起复杂的毒品贩卖案。

“那你告诉我，你和他们说话时用的是什么语言呢？”

“我还可以用什么语言呢？我们说的是意大利语，长官。”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

“当然啦，他们跟我说了坦布拉诺副局长的老婆是怎么死的。”

蒙塔巴诺不由自主地长吁了一口气。电话其实不是从佛罗里达打来的，而是从锡拉库扎市附近的弗洛里迪亚镇警察总部打来的。卡泰丽娜·坦布拉诺病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感到十分惊讶。

“长官，您还在听吗？”

“在呢，坎塔，听着呢。”

“他们还说，葬礼在星期二上午九点。”

“星期二？你是说明天上午？”

“是的，长官。”

他和米歇尔·坦布拉诺是至交好友，葬礼是必须要去参加的。这样一来，他之前没有打电话表达慰问的过失也就得以弥补了。弗洛里迪亚距离维加塔约有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坎塔，听着，我的车在修车厂。我现在在马里内拉，你想办法给我弄一辆警车，明天早上五点我要用。告诉奥杰洛警官，我整个上午都不在办公室，下午才回去。明白了吗？”

※

淋浴完出来，他的皮肤已经红得像龙虾一样了。之前看到的大海让他浑身发冷，为了驱赶身上的寒意，他把水温调高了一些。开始刮胡子时，他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事实上，那声响足以让方圆十公里内的人都听见。警车速度极快，刹车时发出尖锐的响声，车轮底下的碎石向四周飞出。随后，发动机持续轰鸣着，齿轮以可怕的速度高速运转着，轮胎滑行发出刺耳的声音。司机一个急转弯，车头就已经掉转了方向。

当蒙塔巴诺走出房子准备离开时，他发现加洛——警局的专职司机——正在那儿沾沾自喜。

“长官，看那儿，那些车轮印儿，多高超的车技，完美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祝贺你了。”蒙塔巴诺冷冷地说道。

“需要我把警报器装上吗？”他们即将出发时，加洛问道。

“装你个头啊。”蒙塔巴诺不耐烦地说道，随后闭上了眼睛，显然不想再跟他继续交谈下去了。



看见上司闭上了眼睛，加洛的脚立刻踩上了加速器，车子很快就达到了他认为更符合自己驾驶水平的速度。他们在路上行驶了也就十五分钟，事故就发生了。听到尖锐的刹车声，蒙塔巴诺睁开了眼睛，但什么都还没看清，头就猛地向前倾，然后又被安全带拉了回来。接下来是金属间震耳欲聋的撞击声，随后，一切又回归沉寂，如同童话般的安静，还能听见鸡鸣狗叫的声音。

“你受伤了？”警长看见他正揉着胸口，于是便问道。

“没有，您呢？”

“我没事。刚刚是什么情况？”

“有只鸡突然窜了出来。”

“鸡窜到车前面，这事倒是新鲜。下车看看车的损坏程度吧。”

他们从车里走出来，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沥青碎石路面上留下了一段长长的滑行痕迹。就在那痕迹开始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加洛走过去，然后得意洋洋地转过身。

“您看我什么来着，”他对警长说道，“就说是一只鸡嘛！”

看来这是一起简单的自杀案。之前合法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在刚才的猛烈撞击下，车尾已经严重受损。那是一辆深绿色的“雷诺丽人行”，停在那儿是为了阻挡别的车开进那段还没铺好的车

道，那条车道通往三十米开外的一栋两层楼房，楼房的门窗都关着。警车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坏，大灯碎了，右边的保险杠也已经变形。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加洛垂头丧气地问道。

“我们得继续赶路。你觉得车子还能开吗？”

“我试试吧。”

伴随着又一阵巨大的金属撞击声，警车和另外一辆车分离开了。房子的窗户旁依然没有人影，他们一定是睡熟了，所以才对外边的声响一无所知。这辆“丽人行”一定属于这栋房子里的某个人，因为在附近区域并没有其他房子。加洛在一旁试图徒手扳正保险杠，蒙塔巴诺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维加塔警察局的电话号码并将纸条放在了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刮器下面。



人要是倒霉起来，真的会一整天都霉运缠身。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又重新上路了。加洛又开始揉他的胸口，从他时不时扭曲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正经历着的一阵阵疼痛。

“我来开吧。”警长说道。加洛没有反对。

快要到达费拉镇时，蒙塔巴诺驶离了主道，转而朝镇中心方向开去。加洛闭着眼睛，脑袋靠在车窗上，因此并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他感觉到车子停下来了，即刻问道。

“这是费拉医院，下车吧。”

“我没事的，长官。”

“下车，让医生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好吧。把我放下之后您还是继续赶路吧，回程的时候把我捎上就行。”

“废话少说，进去吧。”

经过听诊、三项血压检查、X光，以及其他各种检查之后，三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最后，医生断定加洛并没有受伤，他感到疼痛只是因为之前撞到方向盘了，而虚弱则是源于他对恐惧的本能反应。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是加洛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听起来比上次还要沮丧。

“你觉得呢？我们还得继续赶路，车还是我来开吧。”

※

蒙塔巴诺警长以前来过弗洛里迪亚三四次，他还记得坦布拉诺一家的住址，于是便径直朝圣母玛利亚教堂开去，因为这个教堂刚好就在他这位同事家附近。到达广场的时候，他看到了教堂的黑色装饰和涌入教堂的人群。仪式一定是推迟了，很明显，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状况的人。

“我把车开到镇里的警车修理厂让他们帮忙检查一下吧。”加洛说道，“然后我再回来接您。”

蒙塔巴诺走进了拥挤的教堂，仪式正好刚刚开始。他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熟人。坦布拉诺此时一定站在第一排，靠近主祭坛前面摆放的棺材。警长决定留在现在这个靠近入口的位置，这样的话，当棺材被抬出教堂时，他还有机会和坦布拉诺握握手。弥撒曲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牧师终于缓缓开口，而这时，蒙塔巴诺怔住了。

他断定自己没有听错。

牧师的话是这样开始的：“我们亲爱的尼古拉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蒙塔巴诺警长鼓起勇气，拍了拍一位小老太太的肩膀。

“打扰一下，夫人，请问这是为谁举办的葬礼？”

“已故的拉吉尼尔·佩科拉罗，怎么这么问？”

“我还以为这是坦布拉诺夫人的葬礼呢。”

“不不，那个葬礼在圣安娜教堂举行。”

他一路跑了近十五分钟才到了圣安娜教堂，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的他只看到牧师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堂正厅。

“请问坦布拉诺夫人的葬礼在哪里举行？”

“葬礼已经结束快两个小时了。”牧师盯着他回答道。

“那您知不知道她是葬在这里还是葬在其他地方呢？”蒙塔巴诺继续问道，尽量避开牧师的注视。

“应该没有葬在这里。仪式结束之后，灵车就开往维博瓦伦蒂亚了，她将被安葬在那里的家族墓群中。她丈夫的车就跟在灵车后面。”

所以，他们今天完全是白跑了一趟。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外的广场上，蒙塔巴诺看到了一家咖啡厅，外边摆着一些桌子。加洛开着已经完全修好的车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两点了。蒙塔巴诺把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他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加洛第三次问到这个问题，沉浸在沮丧的情绪之中不能自拔。

“你先尝尝奶油面包卷和冰咖啡，这家店的手艺相当不错。吃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上帝和圣母玛利亚保佑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在傍晚赶回维加塔。”



祷告终于灵验了，返程的路上一切都十分顺利。

“那辆车还在那里。”加洛说道，这时，他们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维加塔镇了。

那辆“丽人行”还和他们早上离开的时候一个样，挡着那段没有铺好的车道。

“他们应该已经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了。”蒙塔巴诺说道。

但话一说完，他就感觉自己错了，因为那辆车的状况和紧闭门窗的房子让他感到很不安。

“掉头。”他突然命令加洛道。

加洛随即来了个急转弯，招来了一阵汽车的鸣笛声。靠近那辆“丽人行”时，他又掉了个头，幅度比上次还大，然后把车停在那辆损坏的车后面。

蒙塔巴诺匆忙从车里出来。果然如同他在后视镜中看到的那样，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仍然在挡风玻璃的雨刮器下压着，根本就没人碰过。

“这中间一定有问题。”蒙塔巴诺警长对站在他身边的加洛说道，然后开始沿那条车道朝房子走去。房子是新建的，门前的草被石灰烧得蔫了，院子的一角堆放着一堆还没用过的瓷砖。蒙塔巴诺仔细检查了百叶窗，发现没有光从屋里透出。

他走到前门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按了一次。

“你知道这栋房子是谁的吗？”

“不清楚，长官。”

他该怎么做？夜幕降临，他开始有种深深的疲惫感，这毫无意义、让人身心俱疲的一天让他有种无力感。

“我们走吧。”他说道，随后还加了句试图说服自己的话，“我确定他们一定会给警局打电话的。”

加洛用怀疑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但并没有说话。



警长没有把加洛带回警局，而是直接把他送回家休息了。他的副手米米·奥杰洛并不在局里，他被叫去向蒙特鲁萨总局新任局长卢卡·博内蒂·阿德里奇汇报工作了。这位局长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贝加莫人，曾经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地拉拢了那些痛恨战争的人们。

“您不在维加塔，局长表示很遗憾。”法齐奥——一位他最信任的警员——说道，“所以奥杰洛警官才不得不代替您去。”

“不得不去？”警长反问道，“我看他是刚好逮住了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炫耀一番了吧。”

他跟法齐奥讲了他们今天上午遭遇的事故，同时还问了问他是否知道房子的主人是谁。法齐奥并不知道，但却向他的上司保证，明天上午他就去镇政府调查清楚。

“顺便说一声，您的车在警局的车库里。”

回家之前，警长问了下坎塔雷拉。

“你好好回想一下，有人打电话到警局询问一辆被我们撞了的汽车吗？”

然而并没有。

※

“你倒是给我说清楚呀。”利维娅在电话那头生气地说道，电话是从热那亚的波卡达区打来的。

“你了解什么，利维娅？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现在再重复一遍，弗朗索瓦的收养文件还没有到位，因为这中间出了些意想不到的状况，之前一直支持并帮助我的老局长已经退休了。我们还得耐心地等等。”

“我要说的不是收养的事。”利维娅冷冷地说道。

“不是吗？那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们结婚的事。就算收养程序上出了点儿问题，但也不影响我们结婚不是吗？这两件事并没有什么关联。”

“是啊，是没有联系。”蒙塔巴诺答道，心里开始担忧和苦恼。

“我要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两个问题。”利维娅不依不饶地继续道，“第一，如果最后收养不了孩子，我们该怎么办？第二，在你看来，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最后会不会走到一起？”

突然，电话那头响起了震耳的雷声，蒙塔巴诺也就找到了抽身的机会。

“那是什么声音？”

“打雷呢。我听说过一个可怕的故事……”

还没等她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还把电话线给拔了。

他根本无法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缩成一团。已经快凌晨两点了，他却毫无睡意。于是，他爬下床，穿好衣服，拿上一个皮包——那还是之前一个小偷朋友送给他的，随后就开车离开了。这场暴风雨仿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猛烈，闪电划过，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当他到达那辆“丽人行”所在的位置时，他把车停在树下，关掉了大灯，然后从仪表盘下的小柜里拿出一把枪、一副手套和一个手电筒。等雨稍微变小一点时，他纵身一跃横跨过马路，走上了那条还没有铺好的车道。他贴在前门上观察着屋里的动静，然后试着摁了摁门铃，依旧没有人回应。随后，他戴上手套，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很大的钥匙圈，上面挂着十几个形状各异的撬锁工具，他试了三次才把门打开。门只用门锁锁定，并没有锁死。他走进房子，关上了身后的门。屋里一片漆黑，他弯下腰，解开鞋带，脱了那双湿鞋，只穿着袜子。然后，他打开手电筒照向地面，这才发现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间大餐厅，再往前走就可以进到客厅。屋里的家具散发着一股油漆味儿，一切都是崭新的，干净而有序。一扇门将厨房和餐厅隔开，从光泽上来看，那是在广告中才能看到的高档货，另一扇门通往浴室，里面一尘不染、洁净闪亮，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使用过。他慢慢地爬上楼梯来到二楼，发现那里有三扇紧闭的房门。他打开第一扇门，那是一间整洁的小客房。第二扇门内是一间比楼下浴室更大的浴室，但与楼下那间不同的是，这间浴室很凌乱，一件粉色的浴袍凌乱地躺在地板上，应该是穿着它的人匆忙脱下来的。第三扇门

内是主卧室，卧室内有一具赤裸的、半跪着的女性尸体。她趴在床的边缘处，手臂伸展着，脸被埋在床单里，床单已经被她的指甲划破了。由此可以推测，这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快要窒息死亡的时候曾狠狠地挣扎过一番。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女人应该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蒙塔巴诺走上前，摘下手套，轻轻碰了碰尸体，又冷又僵硬。不过，看得出来，她很漂亮。警长回到一楼，穿上鞋子，擦掉鞋子在地板上留下的印记，然后走出房子，关上门，横穿过马路，开车离开了。在开车回马里内拉的路上，他的脑子飞快运转着。如何将这起杀人案公之于众？肯定不能直截了当地把他发现的过程告诉检察官。之前的检察官洛·比安科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从事历史研究去了。现在，代替他的是一位名叫尼科洛·托马塞奥的威尼斯人，长着娃娃脸，还留着贝尔菲奥雷烈士那样的八字须和络腮胡，时时刻刻都在强调自己那“不容置疑的特权”。蒙塔巴诺到家了，在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脑子里灵光一现，突然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后他便美美地睡了一小会儿。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蒙塔巴诺来到了办公室，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焕发、神清气爽。

“你知道吗，我们新来的局长真是个高尚的人。”这是米米·奥杰洛大早上看到他说出的第一句话。

“这是基于道德判断还是从他的纹章上得出的结论？”

“后者。”

“那我从他的称谓上就能看出来。那你又是如何做的呢，米米？你如何称呼他呢？伯爵、男爵还是侯爵？你把他讨好到什么程度了啊？”

“拜托，萨尔沃，你别没完没了啊！”

“我没完没了？法齐奥可告诉了我，你和他通话的时候说的尽是些拍马屁的话，之后你就匆匆离开警局去见他了，内心迫不及待吧？”

“你听好了，局长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蒙塔巴诺警长不在的话，还请你即刻前来。’那我该怎么办？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去了会让我的上司不爽？”

“他要干什么？”